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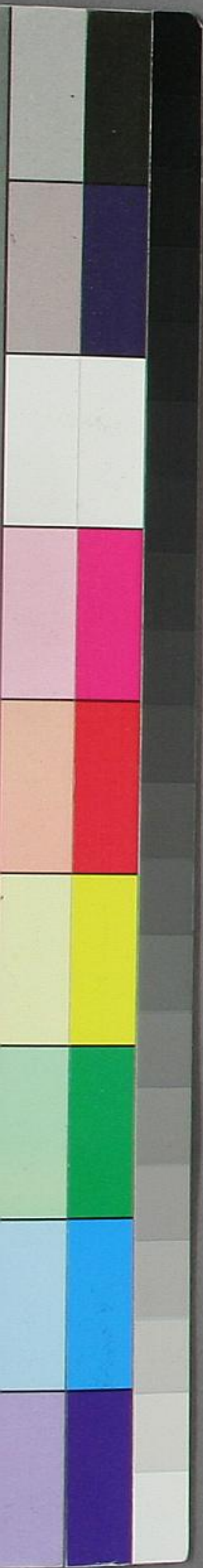
論語疏

卷第一至卷第五

集解注者名考  
一、秋文、一、阮元校勘記

季而里仁  
為政長  
八旬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  
1



文庫 11  
D 25  
/

論語註疏解經序

廣雅釋義

高橋藏書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0295

48-12418

序解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  
 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  
 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  
 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  
 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鄭玄云仲弓  
 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  
 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  
 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  
 故曰撰也鄭玄周禮注云咨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  
 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  
 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  
 經焚書而獨存也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  
 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  
 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  
 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

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一篇其二十篇中  
 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  
 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竝傳  
 之唯三吉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  
 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  
 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  
 生王吉受齊論釋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  
 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為章句列於  
 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  
 焉魏史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  
 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  
 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焉序者何晏次序傳授訓說  
 之人乃已集解之意序為  
 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

**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疏**敘曰至等傳之正義曰此  
 敘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

也敘與序音義同曰者發語辭也案漢書百官公卿  
 表云中壘校尉掌此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曰  
 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者高祖少弟  
 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于字子收本名更生咸  
 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為中壘校尉向  
 為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  
 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  
 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對文則直言曰言答述曰  
 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善言也  
 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傳云夏侯勝字長  
 公東平人少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官  
 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  
 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  
 直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

言言正  
三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為榮  
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表又  
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  
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傳  
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其學齊詩事同縣  
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著萊甲科為郎累  
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其遷為太子太傅  
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  
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欲鳩殺天子  
聞之驚拊手為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攸嗣為  
子助埋萬機應劭曰丞相也相助也丞相在左右高帝  
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惠帝二年更名大  
左右丞相文帝三年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  
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  
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流稱鄒魯大儒  
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

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  
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  
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  
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  
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  
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  
傳魯  
論語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

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齊論語至教授正義曰此敘齊論語之興及傳授  
之人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  
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  
篇篇者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備者也積句以成章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  
向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  
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  
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昌邑中尉者表云諸侯王高

命吾流  
字三  
及古

帝初置金璽熟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  
 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  
 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名相治民如郡太守中  
 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  
 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榮陽令  
 舉賢良為昌邑中尉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  
 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既

**論語**魯共王至論語正義曰此敘得古論之所由

人乃以此也  
 言結之也  
 也嘗會也壞毀也言魯共王時曾欲以孔子  
 宅為宮乃毀之於壁中故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  
 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  
 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  
 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  
 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

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孝經  
 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  
 王之書也言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  
 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  
 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齊論至齊魯論同正義曰此

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  
 古論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  
 無也古論亦無此二篇而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  
 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其篇  
 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  
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正義曰此言張禹  
擇齊魯論之善者從之為世所重包周二氏為章句  
訓說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  
從沛郡施讐受易王陽肅生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為  
郡文學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  
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  
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  
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乞骸就第  
建平二年薨論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  
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  
及夏侯勝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  
儒為之語曰欲不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  
餘家浸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之  
事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

諸生倡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  
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  
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  
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名而  
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  
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若杜元凱集解春秋謂  
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古論唯博士孔安國  
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為之訓說  
之訓說古論至之訓說正義曰此敘訓說古文論  
為武帝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  
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  
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  
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  
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  
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  
帝論吾流  
序五  
及古

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為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美鬚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為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為南郡太守註考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年八十八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延壽九年卒於家

**之齊古為之註**

漢末至為之註正義曰言鄭玄亦高密縣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註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候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慎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註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註註與注音義同近故

**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近故**

義說正義曰此敘魏時註說論語之人也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司空古官三公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大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註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註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二人皆為論語義說謂作註而說其義故云義說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前世至有曰將作論語集解故須言先儒有得失不同之說也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

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為傳註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

名曰論語集解

今集至語集解正義曰此敘集解之體例也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

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而存之不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註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註但記其姓名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有不安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妥者也頗為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為改易之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河氏自下已意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語集解者何氏註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註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

語言同而  
意異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

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

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敘同集解之人也表云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史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爵級十九曰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魏文帝為太子命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曹爽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宮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如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



論語疏 得散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並乘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此言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者不在爵級一十之數。蓋漢末及魏置亭侯列侯之倫也。曹義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頴字景倩荀彧之子。誦之弟也。咸熙中為司空。表又云少府秦官屬官有尚書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為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論語註疏解經序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差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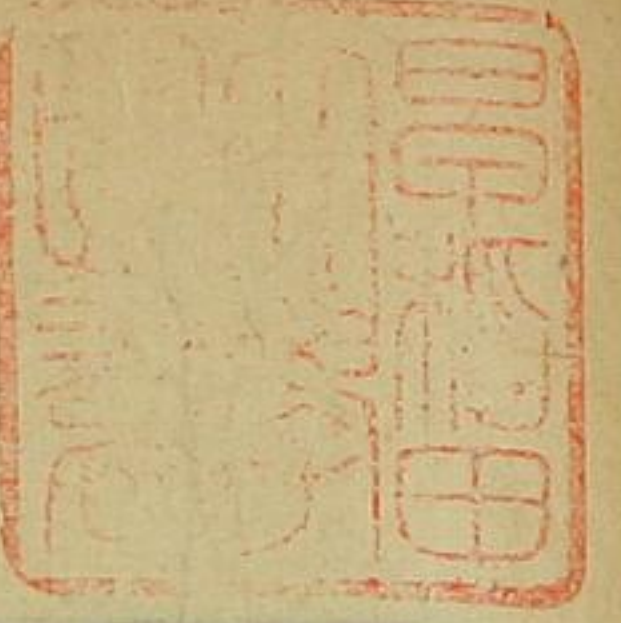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疏

卷之一

及古



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曰：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學為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擇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  
馬曰：子者，至說擇正義曰：云子者，男

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敬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者，嫌為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者，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者，皇氏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博，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句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

論語  
播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  
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  
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習也言學者以此時  
誦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以無  
忘其所能所以為說懌也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也一  
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  
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  
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醜也亦  
可喜也  
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  
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  
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  
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  
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  
溫怒至不怒正義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  
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為己已得先王之道舍章  
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知也一云君子易事  
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

阮校曰  
皇本作孔安國曰弟  
子有若也安本孔子  
疑孔曰之謗皇本  
凡孔曰皆孔安國曰  
阮校曰  
皇本此注作苞氏曰  
又作然後行道可成  
也

解者君子恕之  
而不愠怒也

有子曰註孔子弟子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註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

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註本基也基立而後可

大成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先能事父兄然後

仁道可大成註有子曰至之本與正義曰此章言孝

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兄在己上者少矣言孝  
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  
上而好欲作亂為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  
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為道之基本基本既立而後

論語  
卷之十三

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禮讓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為少。皇氏熊氏以為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已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

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曾子曰。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之事。曾子嘗曰。吾每日三省吾身。察已身為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

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子曰道千乘之國。

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晦。唯公侯之封。乃能

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晦。唯公侯之封。乃能

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

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

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

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

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

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包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論子曰道千至使民以時正義曰此章之政教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為國本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為政治國之要也

包氏以為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即公侯殷周惟土公也餘同馬曰道至故兩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為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八曰步至成出草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千乘故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千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千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不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彛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

論吾流

卷之一五

及古

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  
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  
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  
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  
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二十六里  
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  
侯之封乃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  
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  
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注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一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  
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  
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闕宮  
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草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  
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  
為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  
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

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闕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  
之所出非千乘之眾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  
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  
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  
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  
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  
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  
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包曰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下文道  
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  
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  
井田方里為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  
云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  
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為一乘  
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  
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  
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  
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

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為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不信言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為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者鄉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為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包氏曰作事使民至奪農務正義曰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註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

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刑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曰弟子

正義曰此章明人以德為本學為末男子後生為弟言為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

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汎者寬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或博愛衆人也而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爲言非行偽也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

子曰

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

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子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

子夏曰至之學矣正義曰此章論生知美行之事賢賢易色者

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

人多好色不好賢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爲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爲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錡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爲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

子曰

固蔽也一曰

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

鄭曰主親也



憚難也。子曰：至勿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為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子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曾子曰：至歸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慎，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者，言君子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禽至求之與，正義曰：此章明夫子由其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

論語 卷之九 四

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  
子為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  
貢答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  
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  
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為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皆語辭鄭曰至與之  
為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  
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端木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  
子四十一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  
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

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

**改於父之道**

子曰至謂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

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  
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為孝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曰

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有子曰至可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  
美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  
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  
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為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  
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  
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

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

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

其親，亦可宗敬。 **有子曰：至可宗也，正義曰：此章明**

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為

信於事，合宜為義。若為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

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覆，不欺，故曰：近義。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巽，禮貴會時，若巽在牀

阮校  
此節註作苞昏按信  
昌黎論語筆解  
此節及上節註並作  
馬曰

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為一行耳。故云亦也。  
**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

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子曰：君子至學也已。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

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慎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遜志務時敏，厥脩者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言學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總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事，則可謂之為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道不以貧為憂。若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謂與？

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子貢曰：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

自脩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之財曰貧，佞說

為諂，多財曰富，傲逸為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

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為善，故問夫子曰：

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夫子答子貢也。時子貢

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為美德，故孔子

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為憂，苦好禮謂閑習禮容，

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

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者子貢知師勵已，故引詩以成之。此衛風淇澳之篇，

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

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子

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

論語

卷之十一

及古

始

阮校

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此注唯皇本有之各本均脫

子曰賜也詩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  
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已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已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知知但患己不能知人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為政第二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  
子曰至星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子曰至星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  
曰此章言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者譬况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

阮校  
包曰皇本作鄭元曰

論語

卷之二

及古

言言  
尊之以況人君為政以德無為清靜亦眾人共尊之也  
也包曰德者至共之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  
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眾星共之也

子曰詩三百

包曰

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

包曰蔽

猶當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正  
子曰至思無邪  
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以言之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為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

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  
孔曰篇之大數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

子曰道之以政

包曰

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

馬曰齊

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

包曰

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

包曰

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包曰

格正也

子曰至恥且格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政謂法教道謂化誘言化誘於民以法制教命也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者免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

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脩而歸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有所成也四十

而不惑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

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

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

欲無非法子曰至不踰矩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

聖同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

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

感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

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

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

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

欲而不踰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

孟懿子問孝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子曰無

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

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懿子至以禮正義曰此章明

夫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此夫子

答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弟子樊

須為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

而懿子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

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

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  
 夫子為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以禮謂冬溫夏凊昏  
 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  
 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  
 是無違之禮也不即言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  
 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  
 無違故既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子曰  
 魯大夫至諡也正義曰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  
 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者即仲孫何忌也  
 諡法曰溫柔賢善曰懿鄭曰恐孟至樊須正義曰  
 索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子選齊人少孔子三十六  
 歲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曰武伯懿子

之子仲孫蕪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

使父母憂 **疏**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正

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為非也武伯懿  
 子之子仲孫蕪也問於夫子為孝之道夫子答之曰  
 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  
 不得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也 **疏** 馬曰至父母憂正  
 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  
 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鄒衍之役吳公子姑  
 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蕪也是武伯  
 為懿子之子仲孫蕪也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子游問孝** 子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

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包**

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  
 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



愛而不敬獸畜之

**通**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弟子子游

問行孝之道於孔子也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者此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謂孝者是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也**注**子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注**包曰至畜之正義曰云孟子曰者索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註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證孝必須敬彼言豕

一 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注**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

乃為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會是以為孝乎**注**馬曰孔子喻

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注**子夏問至為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

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為孝之道也子曰色難者答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是以為孝乎者孔子又喻子夏服

勞先食不為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會猶則也言若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為孝乎言此未孝也必

色乃為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

愚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也違猶

怪問也愚無知之稱孔子言我與回言終竟一日亦無所怪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無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還而省察其在私室與二三子說繹道義亦足以發明大體乃知其回也不愚

十九髮盡白蚤死

子曰視其所以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廋正義曰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視其所以者以用

也言視其所以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廋匿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

阮校  
筆解此注首有孔  
曰三字

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矣。溫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註云溫讀如燻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註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釐尸俎是尋為溫也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燻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

不施。子貢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疾小人

多言而行之不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正義曰此章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子貢問於夫子曰君子之德行何如夫子荅之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小人則反是。曰忠信為周。正義曰魯語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所得思而不學則殆。

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

精神疲殆也子曰至學則殆正義曰此章言教學法  
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  
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  
往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也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

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  
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  
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  
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也攻治至殊塗  
而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正經  
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也四術為教  
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  
批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也子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也子曰至是知也正

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  
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為知之乎此皆  
語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  
言汝實知之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此  
是真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  
皆非知也也子曰至由字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  
云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  
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犢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張學干祿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也子曰

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也子曰

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

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

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

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子張至其中

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于祿者于求也弟于子張師

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過也寡少也

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須慎言其餘不疑者則

少過也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

廣覽多見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尤須慎行其餘不危

者則少悔恨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若

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

祿亦同得祿之道鄭曰弟子至位也正義曰史記

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謚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

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法哀公至民不服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

孔子曰何所云為則萬民服從也時哀公失德民不

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

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其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

對之也包曰哀公魯君謚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云恭仁

短折曰哀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包曰魯卿季孫肥

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

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

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舉用

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包曰此章明使民敬忠

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

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僭濫故民不敬忠勸勉故

問於孔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為善其法如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者此答之也自上蒞下曰

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

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

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為善也於時魯君蠶

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答皆以人君

之事言之也。包曰魯卿季孫肥康諡正義曰知者

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論

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

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

為政奚其為為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

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包曰

或謂至為為政正義曰此章言孝友與為政同或謂

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者奚何也或有一人亡其姓名

謂孔子曰子既多才多藝何不居官為政或人以為

居位乃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

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答或人為政之

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唯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今其言與此小異。此云孝乎唯孝者，美此孝之辭也。友于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有為政之道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言此孝友亦為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為為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不必居位，乃是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

終無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包曰：

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軌者軌端上曲鉤衡。頤曰：至行之哉。正義曰：此章明信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為無信之人作譬也。

大車牛車，輓端橫木，以縛輓，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軌者軌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輓，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軌，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包曰：大車至鉤衡，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考工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註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輓，大車輓端持衡者，軌，輓前也。是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者也。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軌者車輓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輓，深四尺，有七寸，註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輓崇三尺，有三寸，如軫輿，轍七寸，又并此輓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是輓在衡上也。輓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竊下鉤之衡，則橫居輓下，是輓端上曲鉤衡者，名輓也。

既校  
皇本此注作馬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

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

故可預知。命子張至可知也。正義曰：此章明創制草

者，第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

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

夫子答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

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

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二月為正，為地統，色尚白也。

尚黑，殷則損之，益以十二月為正，為地統，色尚白也。

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

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

或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世數

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預知也。馬曰：所因至三統

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

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犬者

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

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有紀

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解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

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宗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

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

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六合陰陽，育施君羣

命語

卷之二十一

禮記



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二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二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二死故土有三王王特生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註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註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王託云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皆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

繪高辛氏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用白繪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一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繪高辛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繪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天子之月為正者謂之為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統者以人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

言言  
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  
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  
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  
命殷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  
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  
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  
觀河見白面長人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  
與之書黃魚雙躍秦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  
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  
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註尚書湯  
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  
正朔也○物類相召至預知正義曰物類相召者謂  
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云世數相生者  
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而其世運有數  
相生變  
草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

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為無勇也○  
孔曰義所

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  
子曰至無勇也正義曰此

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已祖考

而輒祭他鬼者是諂媚求福也見其義不為無勇也

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為而不能為者是無勇之人也

○鄭曰人神至求福正義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

宗伯之職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

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

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孔曰義所至無勇正義曰

若齊之田氏弒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為也而魯

君不能為討

是無勇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八佾第三

疏

正義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疏

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

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孔子至可忍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

釋詁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三人為六八四四十六人十一二二四八八三十二人為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

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草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闐闐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案下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蒼曰朱于玉戚以舞

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  
 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  
 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  
 上之辭季氏陪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  
 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  
 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  
 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

馬曰

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

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  
 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  
 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

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疏

三家者至

曰此章譏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  
 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為首引三家  
 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  
 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故夫子譏之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此夫  
 子所譏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  
 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  
 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  
 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乎馬曰三家至此  
 樂正義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  
 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  
 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  
 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  
 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  
 言已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

言言疏  
為始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即周頌臣工之什第  
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  
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  
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  
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  
曰辟公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  
者此與毛傳同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為異餘  
亦同也云穆穆天子之容貌者曲禮云天子穆穆爾  
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  
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者將  
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歌也云今三家  
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夫稱  
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  
義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  
是三家  
僭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曰言人

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疏子曰至如樂何正義曰此  
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也人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者如奈也言  
人而不仁奈此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  
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

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

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疏林

問至寧戚正義曰此章明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  
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本意如何子曰大  
哉問者夫子將答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末節人尚  
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答禮本  
也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儻等  
也奢與儉易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  
失於儉喪不欲失於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

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

亡無也

**疏**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

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

也華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馬**曰旅祭

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

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包**曰神不享

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

而祭之

**疏**季氏至林放乎正義曰此章譏季氏非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者祭名也禮

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

弟子冉有曰汝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即合諫止女豈不能諫止也與與語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

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若孔子歎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夫神不享非禮

林放尚知問禮況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

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

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云故謂凶歲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為陪臣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六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魯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

揖讓而升下而飲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

相飲其爭也君子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

**疏**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所競爭

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行禮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錫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註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知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王曰射於至相飲正義曰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御左手右手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馬曰多算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算飲少算者筭筭也鄉射



禮曰箭筈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筈謂勝者少筈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

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

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

乎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

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子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

詩子夏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

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

閱莊姜美而不見答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

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

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

素者孔子舉喻以答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

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

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

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

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

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

也始可與共言詩也馬曰倩笑至逸也正義曰云

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

詩語疏 卷之三十七 及古蜀

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亡逸也  
鄭曰繪畫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績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

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

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

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

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  
徵成也杞宋二國言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  
吾能說之但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若此又言不足徵之意  
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一國之君文  
章賢才不足故也  
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  
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  
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祫之

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

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

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

章言魯禘祭非禮之事禘者二年大祭之名灌者  
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  
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曰禘祭自既

灌以牲吾則不欲觀之也。孔曰禘祫至觀之矣。正義曰云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祫。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禘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和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

所以異於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禘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幾何。幾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綠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是知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此注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穆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今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以此逆祀失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曰。答以不知者。為魯諱。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

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

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或問至指其掌正義曰此

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如何子曰不

知也者孔子答言不知禘禮之說答以不知者為魯

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

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

此也孔子既答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

或人以為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

為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絕更為或人言此也

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於此

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第子作論語

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

人曰其如示諸斯乎第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

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  
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

祭如在包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包孔曰謂

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包曰孔子或出或

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

同包祭如在至如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

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宗廟必致其敬如其親存言事

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

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

使人攝代已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包孔曰

謂祭百神正義曰百神謂宗廟之外皆是言百神舉成敬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包孔曰王

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包孔曰王

孫賈衛大夫與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主禱也。正義曰：此章言

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王孫賈者衛執政大夫也。

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者媚，趣嚮也。奧

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

雖尊而閉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於

人也。竈者飲食之所出，雖處卑褻為家之急用，以喻

國之執政位雖卑而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

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閉靜之奧，寧若趣於

急用之竈，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

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於二句，佯若不達其理

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親昵於已，故微

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衆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疏曰：此章言周之禮文

猶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

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

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

論語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既校 鄭曰：魯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皇本有此註，各本並脫。

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

**三** 子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四**

禮也入至是

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  
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  
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  
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者孰誰  
也鄉人魯鄉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  
謂鄉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  
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為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  
以為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  
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慎不可輕  
言雖已知之當須復問慎之至也 **四** 包曰太廟至助  
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  
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  
及長嘗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是為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攝相事是  
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 **四** 孔子至復問正義曰云  
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  
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鄉邑大夫左傳稱鄉人紇故  
此謂孔子為鄉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  
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  
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

**三**

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

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  
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  
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  
之道也 **三** 馬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

論語

卷之三

十二

及古

焉故曰不同科

**疏**

子曰至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明古禮也射不主皮者言古者射禮

張布為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為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力不同科者言古者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焉曰射有五善至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不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興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與舞同皆馬融解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眾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聞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

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此注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興武武當為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者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詒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註云大射者為祭祀射主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章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

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  
 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  
 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  
 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小大取數於侯道鄉  
 射禮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  
 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八  
 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亦  
 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  
 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  
 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鳥鵠鳥  
 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  
 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  
 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曰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

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

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子貢至愛其禮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者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  
 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  
 有司仍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  
 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謂之曰賜也爾以爲既廢其  
 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羊也我以爲羊存猶  
 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  
 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其禮  
 也鄭曰至欲去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日餼者倍三  
 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  
 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  
 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  
 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

論語



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云禮每月告  
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  
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  
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  
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  
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倍五年傳曰公  
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  
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  
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  
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九年正月公  
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吉朔視朔聽朔朝廟  
享廟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必於月朔為  
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  
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  
知力之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  
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  
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  
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

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近習有時而用  
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則履此事躬造此官當  
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執亂常必由此聖  
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  
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  
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  
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  
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  
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  
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  
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  
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  
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  
預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  
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  
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  
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

言言  
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  
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  
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  
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  
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  
玄冕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  
中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文王在門為閏云魯自  
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云魯自  
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  
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故以有禮者爲諂  
子曰至爲諂也正義曰此章疾  
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  
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爲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子曰定公魯君諡時

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至事君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

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  
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  
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  
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  
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  
義曰云定公魯君諡者魯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  
子昭公之翁以敬王十一年  
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樂不至淫哀不

至傷言其和也  
子曰至而不傷正義曰此章言正  
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  
篇名與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

論語流  
卷之三  
十六  
及古

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

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

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

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

不答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答孔子非宰我故歷

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哀公問至不答正義曰此

問社於宰我者哀公魯君也社五土之神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哀公未知其禮故問於弟子

宰我也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

舉之以對哀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

栗便妄為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答者孔子聞

宰我對哀公使民戰栗知其虛妄無如之何故曰事

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

不可復追答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

孔曰至使民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

上所宜之木者以社者五土之總神故凡建邦立國

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

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張包

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

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為宗廟主今所不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

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

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

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為

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

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

鄭曰反玷反爵之玷在

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

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楹上今

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

禮疏

了曰至知禮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

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

仲器小以為謂其大儉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孔子荅或人以管仲不儉

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焉猶安也禮大夫

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

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

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

奢豪若此安得為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問

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為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

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者此孔子又為

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

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

反爵之姑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為知禮更誰為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

包曰三歸至非為儉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三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

鄭曰反姑至知禮正義曰云反姑反爵之姑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姑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上以帷是也云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姑上者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姑虛爵於姑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姑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

姑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姑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姑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

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

其音節明也釋如也以成

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

論語疏 卷之三 十九

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釋如也者，言其音絡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皦如，釋如則正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

**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

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疏**儀封至為木鐸

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儀封人請見，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請告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此所謂請辭也。嘗會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弟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為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極弱與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鄭曰**儀蓋至封人官名。正義曰：云儀蓋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

言穎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此  
 云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  
 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包曰從者至得見正義  
 曰云通使傳見者見謂為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  
 云乃見鱣設諸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孔曰  
 至令於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  
 有金鐸木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  
 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  
 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  
 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  
 者所以振  
 文教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

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曰武武王

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子謂至盡善也正義曰此章論韶武

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  
 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  
 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  
 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  
 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  
 得故其德未盡善也。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  
 樂名者樂記云韶繼也註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  
 紹於堯也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其書益稷  
 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韶為舜樂名也云謂以聖  
 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  
 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老使攝遂禪之  
 禪即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孔曰至未盡善正義  
 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註  
 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  
 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  
 故歷代皆稱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  
 臣伐君雖曰應天順人不  
 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疏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此章總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眾不寬則  
失於苛刻凡為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  
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  
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  
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里仁第四

疏

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  
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為美

疏

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

是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疏

鄭曰求居而不處仁者

之里不得為有知

疏

子曰至焉得知正義曰此章言  
居必擇仁也里仁為美者里居

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凡人之擇居居於仁者  
之里是為美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者焉猶安也擇求  
居處而不處仁者之  
里安得為有知也

注仁之仁宜本作其蓋居人  
謂民作人字亦為為仁耳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為非不可

以長處樂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包曰惟性仁

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知者利仁王曰知仁為美

故利而行之子曰不仁者至利仁正義曰此章明

不仁之人不可令久長處貧約若久困則為非也不

可以長處樂則必驕佚仁者安仁者謂天性仁者自然

久長處樂也知者利仁者知能照識前事知仁為美

安正行之也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

故利而行之也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

然體之者言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自然沈愛施性體

包仁道易文言曰君子體仁是以長人是也王曰

知仁至行之正義曰云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者言

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

所好惡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正義曰此章

也言惟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

仁則其餘終無惡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正義

曰苟誠也此章言誠能志在於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包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

論語疏 卷之四 二 及下開

論語疏 卷之四 四

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時有否泰，故君子

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

不可違而去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曰：惡乎成

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

急遽偃仆，不違仁。子曰：至必如是，正義曰：此章廣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富者財多，貴者位高，此

二者，是人之所貪欲也。若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

之所欲，而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若財曰貧，無位曰賤。此二者，是

人之所嫌惡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

則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違而

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猶於何也。言人

欲為君子，惟行仁道，乃得君子之名。若違去仁道，則

於何得成名為君子乎？言去仁，則不得成名為君子

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

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者，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言君子之人，雖身有急

遽，偃仆之時，而必守於是，是仁道而不違去也。馬曰：

造次，至違仁，正義曰：造次，急遽者，造次，猶言草次，

鄭玄云：倉卒也。皆迫促不暇之意。故云急遽。云顛沛，

偃仆者，說文云：偃，僵也。仆，頓也。則偃是仰倒也。仆是

踣倒也。雖遇此顛躓之時，亦不違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

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

論語疏 卷之四 四 四

已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

仁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仁也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子言我未見性好仁者亦未見能疾惡不仁者也

此覆說上好仁者也尚上也言性好仁者為德之最

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

能疾惡不仁者亦得為仁但其行少劣故曰其所為仁矣也惟能不使不仁者加乎非義於己身也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者言世不脩仁也故曰有人能一日之則用其力於仁道矣乎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德慙如毛行仁甚易我欲仁斯仁至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曰蓋有能為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

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

章言仁恕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黨黨類也言人之為過也君子小人各於其類也觀過斯知仁矣者言觀人之過使賢愚各當其所若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斯知仁者之用心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無可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疏**

子曰此章言人當樂道固窮也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華美恥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疏**

子曰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

**小人懷土**

**疏**

子曰至懷惠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懷安也君子執德不移是安於德也小人安安而不能遷者難於遷徙是安於土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刑法制惠恩惠也君子樂於法制齊民是懷刑也小人惟利是親安於恩惠是懷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

子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多怨此章惡利也放依也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則是取怨之道也故多為人所怨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何有**

**疏**

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

禮讓為國如禮何

子曰

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子曰

子曰至如禮何正義曰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也  
能以禮讓為國乎者為猶治也禮節民心讓則不乎  
言人君能以禮讓為教治其國乎云何有者謂以禮  
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為國者言  
人君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  
何者言有禮而不能用如此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

子曰

正義曰此章勸

學也不患無位者言不憂爵位也患所以立者言但  
憂其無立身之才學耳不患莫已知者言不憂無人  
見知於已也求為可知也者言求善道而  
學行之使已才學有可知重則人知已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曰

孔曰直捷不問

故荅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子曰

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忠恕

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曾子言我所行之  
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唯者曾  
子直捷其理更不須問故荅曰唯子出者孔子出去  
也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夫不曉夫子  
之言故問於曾子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者荅門人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付已度物也言夫  
子之道惟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  
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

孔曰喻猶曉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  
所曉不同也喻曉也君子則曉於仁義小人則曉於  
財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包曰思與賢者等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子曰至自省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

察得無如彼人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

父母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見志見

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

意而遂已之諫子曰至而不怨正義曰此并下四

父母有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

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

已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

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正義曰方猶常也父母既

存或時思見已故不遠遊遊必有常所欲使父母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

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正義曰言孝子在父母喪三年

之中哀戚思慕無所改為父之道非心所忍為故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

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不可不知也

秋文

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秋文

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注又作鄭注諸辭未知孰是

則以喜一則以懼正義曰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也其意有二一則以父母年多見其壽考則喜也一期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見其衰老則憂懼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包曰古人之言

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疏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義

曰此章明慎言躬身也逮及也言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

禍儉約無憂患疏子曰至鮮矣正義曰此章貴儉鮮

儉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是以約致失者少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曰訥遲鈍也言欲

遲而行欲疾疏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正義也言君子但欲遲鈍於言敏疾於行惡時人行不副言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

是以不孤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正義曰此章勉人

有同志相求與之為鄰也疏方以類聚至以不孤正義曰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為朋友也故必有鄰是以不孤者案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

阮校  
皇本此註作孔安國曰  
宋本單解作包曰

言言疏  
數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正義曰此章明為臣結交當以禮進也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矣  
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為上聲去聲故辨之

語註疏解經卷第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公冶長第五

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

學為君子即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綬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

縲繫也所以拘罪人

子謂至子妻之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公冶長之賢也子謂

公冶長可妻也者納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弟子公

治長德行純備可納女與之為妻也雖在縲綬之中

語

疏



非其罪也者，縲黑索，純擊也。古獄以黑索拘擊罪人，於時治長以枉濫被擊，故孔子論之曰：雖在縲紲之中，實非其治長之罪也。以其子妻之者，論竟遂以其女子妻之也。國，孔曰：公治至罪人，正義曰：云治長，弟子魯人也。者，案家語：弟子篇云：公治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治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為說也。張華云：公治長，魯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宮

結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子謂南容至子妻，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棄。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如

此故以其兄之女與之為妻也。王曰：南容至見用，正義曰：云南容，弟子南宮縯魯人也。字子容者，此家語弟子篇文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適，字子容，鄭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中孫獲生南宮縯是也。然則名縯，名適，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容，本孟氏之後也。

謂子賤。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必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

此章論子賤之德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此評論之辭也。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

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

得學為君子也。禮曰：至弟子必不齊。正義曰：案家語：弟子蓋云：必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為重父宰，有才智，知仁愛百姓，不忍然之，故孔子大之也。

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器用之。

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

瑚，殷曰璉。周曰簠，簠，宗廟之器，貴者。子貢問至瑚

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德也。子貢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已，故問之曰：賜也。已自不知其行何如也。子曰：女器也。夫子答之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者：子貢雖得夫子言已為器用之人，但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復問之也。曰：瑚璉也者，此夫子又為指其定分。瑚璉，黍稷之器，宗廟之器，貴者也。言女是貴器也。包曰：瑚璉，至貴者。正義曰：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簠者

秦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簠。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用佞，正義曰：此章明口不須佞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佞，口才也。或有一人言於夫子曰：弟子冉雍雖身有仁德，而口無才辯，或人言其德未備也。子曰：焉用佞者，夫子語或人言：仁人安用其佞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夫子更為或人說佞人之短，屢數也。言佞人禦當於人，以口才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數

為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為人所憎惡，則不知有其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耶？  
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孔曰：至數為人所憎惡。正義曰：屢數也者，釋言云：屢，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云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為嫌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惡耳。為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為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川，佞耳。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曰：開，弟子漆雕。

**子說。**  
鄭曰：善其志道。淡。

**子說。**  
子使漆雕開仕，子說。正義曰：此章明弟子漆雕開之行。子使漆雕開仕者。

弟子姓漆雕，名開。孔子使之仕進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意志於學道不欲仕進，故對曰：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信言未能究習也。子說者，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  
孔曰：開，弟子至究習。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已俱行。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孔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

取哉言唯取於已古字材哉同子曰至所取材正義曰此章仲尼患

中國不能行已之道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桴竹

木所編小楫也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乘

其桴楫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已道也從我

者其由與者由子路各以子路果敢有勇故孔子欲

今從已意未決定故云與以疑之子路聞之喜者喜

夫子欲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者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

鄭以為材桴材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也示子路令知已但歎

世無道耳非實即欲浮海也一日材讀曰哉子路聞

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

其勇曰過我無所取材者言唯取於已無所取於他

人哉馬曰至小者曰桴正義曰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者爾雅云舫舫也郭璞云水中桴筏

孫炎云舫水中為桴筏也方言云桴謂之桴籜

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桴桴音義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孔曰賦兵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孔曰千室之邑

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

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

為行人不知其仁也孟武至其仁也正義曰此章

明仁之難也孟武伯問子路

仁乎子曰不知也者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夫子曰弟

子子路有仁德否乎夫子以為仁道至大不可全名

故答曰不知也又問者武伯意其子路有仁故夫子雖答以不知又復問之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夫子更為武伯說子路之能言由也有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也不知其仁也言仁道則不全也求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冉求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答武伯以冉求之能也言求也若卿大夫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可使為之邑宰也仁則不知也赤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公西赤仁道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答以公西赤之才也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仁則不知也

**三** 子曰賦兵賦正義曰案隱四年左傳云敵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四** 子曰千室之邑至家臣正義曰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者大學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鄭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又鄭註云采地一問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

**五** 子曰至為行人正義曰云赤弟子公西華者案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為行人者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三** 子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四** 子曰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

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曰此章美顏回之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者

愈猶勝也孔子乘間問弟子子貢曰女之才能與顏

回誰勝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者望謂此視子貢稱名

言賜也才劣何敢比視顏回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

也聞一以知二者子貢更言不敢望回之事假設數

名以明優劣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

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以明已與回十

分及二是其懸殊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者

夫子見子貢之答識有懸殊故云不如也弗者不之

深也既然答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故復云吾與

女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之心使無慚也

宰予晝寢

子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阮校  
皇本此註作苞曰  
宰予晝寢  
曰今本作孔曰疑誤

王曰朽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

誅 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子曰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

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宰予至與改是正義曰

寢者弟子宰我晝日寢寐也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朽腐也

雕雕琢刻畫也朽鏝也言腐爛之木不可雕琢刻畫

以成器物糞土之牆易為堯壞不可朽鏝塗墁以成

華美此二者以喻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

乃廢情晝寢雖欲施功教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

誅者誅責也與語辭言於宰予何足責乎謂不足可

責乃是責之深也然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託

之以設教耳宰我非實情學之人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者與亦語辭以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故孔子責之曰始前吾於人也聽其所言即信其行以爲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聽其言更觀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發於宰予晝寢言行相違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也

**包**曰宰予宰我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

**王**曰朽鏝也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朽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朽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朽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

**包**曰申枨魯人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孔**曰慾多情慾子曰至焉得剛剛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質直而理者也夫子以時皆柔佞故云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者或人聞孔

子之言乃對曰申枨性剛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者夫子謂或人言剛者質直寡慾今枨也多情慾情慾既多或私佞媚安得剛乎

**包**曰申枨魯人正義曰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周字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人使不加非義於已

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加陵也諸於也

非義加陵於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爾女也

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

阮校  
筆解此註作孔曰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

著見可以耳目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

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曰至聞也。正義曰此

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者。章明也。子貢

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

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

自然化育元亨利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

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利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

得而聞也。性者至得而聞也。正義曰云性者人之

所受以生也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註云天命謂天

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

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命

人所稟受度也。言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或仁

或義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性

者人之所受以生也。云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者。案

易乾卦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

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謂天之體

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為施生之宗。故

言元者善之長也。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

美而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言天能

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

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濟物使物皆得幹濟此明

天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無

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

自然之功為天之四德也。此但言元亨利貞者略言之也。

天之為道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故曰日新也。以其自

然而然故謂之道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言人

稟自然之性及天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

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疏

卷之五九

及古聞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註** 子曰前所聞未及行

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註**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正義曰此章言

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唯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註** 子曰孔文子衛大夫

夫孔文子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

文也

**註** 子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子貢問至文也正義曰此章言文為美謚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者言文是謚之美者故問衛大夫孔文子有何善行而得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者此夫子為子貢說文子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言文子知識敏疾而又好學有所未辯不羞恥於問己下之

人有此美行是以謚謂之文也 **註** 子曰至謚也正義曰云云孔文子衛大夫孔文子左傳文也云文謚也者案謚法云勤

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註** 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

義 **註** 子謂至民也義正義曰此章美子產之德子謂子產事上使下有君子之道四焉者孔子評論鄭大夫子

產事上也言已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恭者一也言已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承事在己上之人及君親則忠

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愛養於民振乏賜無以恩惠也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言役

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農也 **註** 子曰子產至孫

僑正義曰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

公孫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大

夫公孫僑也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僑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周曰齊大夫晏姓

平謚名嬰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義曰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

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為善 周曰齊大夫至名嬰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者案左傳

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謚法治而無言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

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

居蔡僭也山節藻梲 包曰節者柄也刻鏤為山梲

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 子曰

非時人謂之為知 子曰至其知也正義曰此章明

蔡者蔡國君之守龜名也而魯大夫臧文仲居守之

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柄也刻鏤為山形故云山節也

藻梲者藻水草有文者也梲梁上短柱也畫為藻文

故云藻梲此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者言僭奢若

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為知 包曰至居蔡

僭也正義曰云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者案世本孝

公生僖伯驅驅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

則辰是公子驅曾孫也驅是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

字為氏故姓曰臧也云文謚也者謚法云道德博聞

曰文云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

二寸居蔡僭也者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

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

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

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未知孰

包曰節者至奢侈正義曰云節者節也者釋宮文云刻鏤為山椽者梁上椽畫為藻文者釋宮云案廡謂之梁其上椽謂之椽榑謂之案郭璞云椽侏儒柱也案即椽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藻稅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為之故言其奢侈文三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

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

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孔曰皆齊大夫崔

阮校  
皇本高麗本此注  
作孔安國曰

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千匹馬違而去之至於

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

孔曰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

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子張至焉

曰此章明仁之難成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曰楚大夫令尹子

文三被任用仕為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

已退無愠對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令

尹慮其未曉也子文有此美行子張疑可謂仁故問

曰何如子曰忠矣者孔子答之為行如此是忠臣也

曰仁矣乎者子張復問子文此德可謂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者孔子答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者此子張又舉齊大夫陳文子之行而問孔子也崔子崔杼也為齊大夫作亂弑其君光陳文子惡之故家雖富有馬十乘謂四匹也而輒捐棄違去之至於他國亦遇其亂陳文子則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復往一他邦則又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為行若此其人何如子曰清矣者孔子答言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止者可謂清潔矣曰仁矣乎者子張意其為仁故復問之曰可以為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言據其所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

**註** 子曰令尹至於菟正義曰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郟淫於郟子之女生子文焉郟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郟子母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是也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為長從他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註** 子曰至違而去之正義曰云皆齊大夫者並見春秋故知之云崔杼作亂者左襄二十五年云四十四匹馬者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為乘經言十乘故知四十四匹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註** 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

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

**註**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正義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答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

**註** 鄭曰季文子至三思正義曰案春秋文六年經書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

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  
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三思故知文子魯  
大夫季孫孫行父也諡法云道德博聞曰文

子曰甯武子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諡也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曰甯武子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

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子曰甯武子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

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者此其德也若遇  
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者言有道則知人或  
可及佯愚似實不可及也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諡  
也正義曰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元  
凱註云此其愚不可及也是甯武子即甯俞也諡法

云剛彊直  
理曰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

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

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子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

義曰此章孔子在陳既久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語辭

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狂者進取也簡大也斐然

文章貌言我所以歸者以吾鄉黨之中末學之小子

等進取大道妄作穿鑿斐然而成文章不知所以裁  
制故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也不即歸而言此者恐  
人怪已故託  
此為辭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曰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正義曰此

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為人所怨恨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

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者是也孤竹北方之遠國名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

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

用意委曲非為直人子曰至而與之正義曰此章

生高直者孰誰也孔子曰誰言魯人微生高性行正

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此孔子言其不直

之事醢醢也諸之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醢時自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孔曰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詳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子曰至亦恥之正義曰此章言魯太史左丘明與聖  
 同恥之事巧言令色足恭者孔以為巧好言語令善  
 顏色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也一  
 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  
 人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魯太史受春  
 秋經於仲尼者也恥此諸事不為適合孔子之意故  
 云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  
 內隱其相怨而外貌詐相親友也左丘明恥之丘亦  
 恥之者亦俱恥而不為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伐善

子曰不自稱已之善無施勞

孔曰不自稱已之善無施勞

孔曰不以勞

事置施於人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顏淵季路侍者二弟子侍孔

子也卑在尊旁曰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爾女也盍

何不也夫子謂二弟子曰何不各言女心中之所志

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

憾恨也衣裘以輕者為美言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

朋友共乘服而破敝之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志

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者誇功曰伐言願不自

稱伐已之善不置施勞役之事於人也此仁人之志

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各言其志畢子路復

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古者稱師曰子子曰老者安

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此夫子之志也懷歸也言

已願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

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自訟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有過莫能自責也訟

猶責也已終也吾未見有人能自見其已過而內自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言已勤學也十室

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

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蘧蒧焉於處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五

四冊 25.00



